



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主编：姚海军

本年度最惊艳科幻小说

三体X

宝树◎著

观想之宙

三体 X

宝树◎著

观想之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体 X / 宝树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9-03981-3

I. ①三… II. ①宝…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0473 号

三体 X · 观想之宙(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宝 树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丛书主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邹 禾 刘 蔓

责任校对: 杨 婧

装帧设计: 漆 龙



重庆出版集团 出 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http://www.cqph.com)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开本: 880 × 1230mm 1/32 印张: 6.875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3981-3

定价: 17.00 元

如有印装问题,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写在“基石”之前

□姚海军

“基石”是个平实的词，不够“炫”，却能够准确传达我们对构建中的中国科幻繁华巨厦的情感与信心，因此，我们用它来作为这套原创丛书的名字。

最近十年，是科幻创作飞速发展的十年。王晋康、刘慈欣、何宏伟、韩松等一大批科幻作家发表了大量深受读者喜爱、极具开拓与探索价值的科幻佳作。科幻文学的龙头期刊更是从一本传统的《科幻世界》，发展壮大成为涵盖各个读者层的系列刊物。与此同时，科幻文学的市场环境也有了改善，省会城市的大型书店里终于有了属于科幻的领地。

仍然有人经常问及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但现在的答案已与十年前不同。在很多作品上（它们不再是那种毫无文学技巧与色彩、想象力拘谨的幼稚故事），这种比较已经变成了人家的牛排之于我们的土豆牛肉。差距是明显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差别”——却已经无法再为它们排

个名次。口味问题有了实际意义,这正是我们的科幻走向成熟的标志。

与美国科幻的差距,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动力十足;而我们的图书出版却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结果,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这不是有责任心的出版人所乐于看到的现状。

科幻世界作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科幻的全方位推动。科幻图书出版是其中的重点之一。中国科幻需要长远眼光,需要一种务实精神,需要引入更市场化的手段,因而我们着眼于远景,而着手之处则在于一块块“基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基石,我们并没有什么限定。因为,要建一座大厦需要各种各样的石料。

对于那样一座大厦,我们满怀期待。

献给

刘慈欣先生

纪年对照表

危机纪元	公元 201X 年—2208 年
威慑纪元	公元 2208 年—2270 年
威慑后	公元 2270 年—2272 年
广播纪元	公元 2272 年—2332 年
掩体纪元	公元 2333 年—2400 年
银河纪元	公元 2273 年—不明
蓝星纪元	公元 2687 年—2731 年
647 号宇宙预备时间线	公元 2731 年—18906416 年
647 号宇宙时间线	公元 18906416 年—公元 11245632151 年
末世纪元	公元 11245632142 年—11245632207 年
新宇宙时间线	公元 11245632207 年启动

目录

楔子.....	1
上部：时间之内的往事.....	5
中部：茶道谈话.....	81
下部：天尊.....	121
尾声：普罗旺斯.....	167
后记.....	179
尾声之后：新宇宙纪事.....	185

楔子

【末世纪元元年0时0分0秒 宇宙尽头】

很久很久以前,在另一个星系……

依然是群星璀璨,依然是星河浩瀚,依然是数不胜数的生命体系错落
在被广袤太空分开的一颗颗恒星背后。这些生命体系依然藏匿在这个星
系的各个角落,生长着,萌动着,挣扎着,厮杀着……在这个偏远的星系,
如同宇宙中其他地方一样,充满了生命的律动和死亡的悲鸣。

但是,这个古老而广袤的宇宙已经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在这个星系之外的一百多亿光年范围内,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颗颗
恒星死去,一个个文明消失,一条条星河湮灭……一切归于虚无,如同从
未存在过那样。

而这个星系中的无数生灵还不知道,它们的一切奋斗与挫折、隐藏与
杀戮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无比广大的宇宙中,不可测的恐怖转变已经出现,
它们自身的存在也将在不久后化为虚无。

从亿万光年之外,那些早已湮灭的古老星河的微弱光芒穿越茫无涯际的黑暗空间,来到这个偏远的星系。如同一封封无人接收的信,静静倾诉着那些早已灰飞烟灭的古老传说。

在亿万繁星之间,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来自一百多亿光年外本星系团的一束微芒姗姗来迟。在绝大多数生灵的肉眼无法感知的那一点微光中,不知蕴涵了多少曾经风起云涌、惊天动地的传奇。

叶文洁、丁仪、章北海、罗辑……

伊文斯、泰勒、希恩斯、维德……

红岸基地、地球三体组织、面壁计划、阶梯计划、执剑人、掩体计划……

古老的故事历历在目,英雄与圣女的身影仿佛还在星空闪现,但已无人知道这一切,更无人去纪念他们。戏剧已经落幕,演员已经退场,观众也都已散去。

直到——

某一时刻,在无涯的黑暗空间中,在一个远离任何恒星的冷僻角落,一个幽灵如同从虚空中浮现出来。

几缕淡淡星辉披在他身上,依稀勾勒出某种过去曾被称为“人”的生灵的影子。当然,在百亿光年的范围内,已经没有其他“人”能够去辨认出这个“人”来。

幽灵知道这一点,它的世界和种族早已消失在宇宙的另一个角落里,了无痕迹。那个种族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彪炳星河的文明,曾经征服过亿万星体,摧毁过数不胜数的敌人,演绎过气壮山河的伟大传奇,但却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而历史之河亦汇入时间的大海,不复存在;如今,即使时间之海也即将干涸。

但在这个宇宙的最后,在这个时间还在流动的宇宙尽头,这个幽灵却执著地要将这个早已经结束的故事续写下去。

它悬浮在黑暗的中心,轻轻地伸出了一条或许可以称为手臂的肢体,

在那肢体的末端，展开了五根指头。一个小小的银白色光点浮在它的掌心中心。

幽灵的双目反射出万千星辉，深深地凝视着这个银白色的光点，仿佛回忆起了无数往事。那光点上下浮动着，如同一只轻盈的萤火虫，微弱得似乎随时可能消失，却又如同宇宙创生之前的奇点，蕴涵着无尽的可能。

不知过了多久，幽灵终于发出了指令。那光点立即化成了一道银白色的线，长长地伸向远方，如同无尽的时间。转眼间，白线又铺展开来，变成了一个白色的二维平面，然后出现了第三维：白色平面上下运动着，慢慢变成了一个有厚度的面。但这厚度比起长度来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幽灵如同在宇宙中展开了一张雪白的画纸。

幽灵掠到画纸上，张开了双臂，微风吹拂在它的四周，大气层出现了。它脚下的画纸如同被微风所拂动，出现了波动和皱褶，它们很快固定下来，变成了高山、丘陵、峡谷和平原。

然后出现的是火和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凭空出现的氢和氧在空气中燃起了熊熊烈焰，变成了绵亘千里的火海。在燃烧中，一个个新生的水分子出现在空气里，凝结成一滴一滴的水珠，汇聚成浩荡的云气，随后变成倾盆暴雨，降落在刚刚诞生的大地上，在那里引力已经发挥了作用。无穷无尽的雨水落到地面，淹没了低洼的地方，让那里变成了一望无垠的海洋。

海洋形成之后，幽灵如大鸟般掠过海面，落在空无一物的海滩上。它平伸出了两只手，一只朝向大海，另一只朝向陆地，同时向上扬起。以旋风一样的速度，各式各样的活物出现在大海和陆地之上：鱼群和鲸鲵从海面下跃起，如同向它们的创造者致敬；青草和树木从大地深处涌了出来，走兽和爬虫游走其间，天空上飞着大大小小的鸟儿。生命的嘈杂和喧嚣也都出现在这个新生的世界上。随着各式生命的出现，森林、草原、湖泊、沙漠……也都一一形成。

完成了这一切之后，幽灵似乎还觉得缺了些什么，它若有所思地抬头

仰望着黑暗的天空，终于发现了缺少的是什么。它用手指在天上的某一个位置画了一个圈，然后轻轻一弹。从它手中，另一个光点飞向那里，顿时浮现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金黄色光球：熟悉的太阳也出现了。随着阳光在大气中的散射，整个天空和大地顿时亮堂了起来。蔚蓝色的天空，蔚蓝色的海洋，波光粼粼。

这新生的光辉照在那幽灵身上，它有些陶醉地抬起头，沐浴在久违的阳光之下。

就像那古老的黄金时代一样。

阳光照在他赤裸的肌肤和毛发上，勾勒出一个典型人类的身形。这时候，它看上去已经不是什么黑暗的幽灵，而是一个“他”，一个来自那个被称为地球的古老世界的男人。

而这个新生的世界，也正如那古老的地球，充满了熟悉的感觉……

但这却是在那个古老的地球，以及此后的无数人类行星毁灭之后很久、很久，在这个宇宙尽头的星系中，创造出来的世界。

幽灵知道，比起那曾经存在的大宇宙，比起那真正的地球，这个人造的世界非常渺小、虚假且微不足道。但他仍然要创造这样一个小小的世界，将那部已经完结的宇宙史诗续写下去。虽然这个宇宙的故事并不会因此真正继续，但在宇宙即将毁灭的尾声，能够在这个似是而非的世界中多沉浸一刻，感受到那恍如古老太阳的余晖——虽然来自另一颗小得多的人造天体——或许也是一种幸福吧。

“这将是这个宇宙最后的阳光了……”他喃喃自语。

上部：时间之内的往事

【蓝星纪元2年 我们的星星】

天空是一片迷蒙的暗灰色，下着同样迷蒙的细雨，将午后的小湖笼罩在一片淡淡雨雾中。湖畔的小草在微风中俯仰，贪婪地吸吮着甜丝丝的雨水。一只用草叶编的小舟浮在湖面上，在雨丝泛起的层层涟漪中越漂越远。

如同要漂到世界的尽头去……

云天明坐在岸边，漫无目的地将一颗颗湿漉漉的小石子扔进湖里，激起一片片大大小小的波纹。一个妩媚如画的女子坐在他身边，美丽的大眼睛静静地凝视着他，被微风吹起的长发时时拂在他脸上，痒丝丝的好不惬意。

有那么一瞬间，云天明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他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大一时的那次郊游，回到了当初和程心幸福地待在一起的那一个小时。但眼前淡黄色的湖面、蓝色的草丛和色彩斑斓的石子无不提醒着他，这是

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是近七个世纪之后,近三百光年外的另一颗星
星……

以及另一个女子。

斜风细雨不须归。不知怎么,云天明想到了一句古诗,这还是在他的少年时代,他那崇尚古典教育的父母逼他背下来的。而今天,他真的是“不须归”了。一切的一切,都再也回不去了,而只能任这异星的风雨冷冷地吹打着自己。

这一切本来没什么奇怪,云天明问自己,难道他真的能再次和程心坐在湖边叠小船吗?这纯粹是痴人说梦。当年他的多少同学或同事,七年、七个月、甚至七天之后身边就换了另一个女人,而他在七个世纪后,本来就根本不能奢望和同一个女子再次坐在一起。实际上,此时此刻他身边居然还有一个和他同一种族的雌性无毛两足动物存在,对他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但幸运曾经离他那么近,经过七百年的离别,只差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他就可以见到同一个女子,他魂牵梦萦了七个世纪的那个人,从此以后,两人永永远远地生活在一起,生活在这个小湖边,再也不会分开;而身边的这个女子,对他来说,也就只会是他妻子的闺蜜,他见面一笑的普通朋友。

即使现在,他的女神离他也并不远,最多不过几百上千公里,在晴朗的夜空,他有时还能看到她的飞船以并不很快的速度,围绕着这颗行星转动。但对他来说,她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了。

他曾经送给她一颗星星,而如今,由于突发的死线扩散,她再也无法降落到这颗行星上,从此,她变成了他的星星。

云天明苦笑了一下,习惯性地抬头望了一下天空。此刻,那里除了雨云,什么都看不到。但他知道,她就在那上面,或许正掠过他的头顶……

一只滑腻的胳膊绕过他的脖颈,一具软绵绵的胴体靠在他身上,一个银铃般的声音在他耳边呢喃着:“又想她了,嗯?”

云天明没有说话，只是抚摸着那个人儿的秀发，他知道现在什么辩解都没有用，身边的这个女孩儿比谁都鬼灵精。

“我说过你可以想她，”艾 AA 在他耳边厮磨着，“可是千万不要当我还在跟前的时候去想她，要不然……我会惩罚你！”说话间，她猛然咬住了他的耳垂。

“啊呀，疼！”云天明猝不及防，叫了一声。艾 AA 促狭地笑了起来，然后问出了从古至今，从地球到银河，不知多少人类以及非人类雌性智慧体都会问的那个问题：“喂，我和她，究竟是谁好？”

“当然是你好！”云天明立刻说。这倒无所谓真话还是假话，而是经过无数次惨痛教训，他已经形成的条件反射。

“我哪里比她好？”程式化的对话继续着。

“哪里都比她好……”云天明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他心中感慨，这些女人，虽然有着几百年的友谊，但在同一个男人那里，仍然非要争出高下不可，即使这种竞争只是虚拟的，她们也仍会因此感到满足。

如果换了程心，她也会为此吃醋吗？

“哼，我才不信！”艾 AA 立刻说，而且随即在云天明赤裸的肩膀上咬了下去。这一口咬得太深了，云天明疼得大叫了一声，一把将她推开。霎时间，在他心中，许许多多旧时的幻象浮现出来，将他重重包裹，令他呼吸困难，思维混乱。他痛苦地抱住了头。

“人家跟你闹着玩嘛，干吗那么认真？真小气！”艾 AA 撇着嘴抱怨了一句，跺了跺脚。但她很快看出不对来，云天明脸色煞白，浑身发抖，似乎真的陷入了巨大的恐惧和谵妄之中。

“天明？你怎么了？”艾 AA 疑惑地问。云天明却困惑而惊惶地盯着她，重重地喘着气，过了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是不是真实的？”

“天明，你在说什么呀！”艾 AA 被吓坏了，她想扑过去拥抱他，云天明却害怕地退了一步，弓着身子，警惕着她的靠近，重复着问道：“你究竟是不是真实的？”

艾 AA 觉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深深吸了一口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是真实的，天明。看着我，我就在你面前，我的每一寸肌肤、每一根头发都是真实的，都属于你……天明，这是——我们的星星啊！”

“我们的……星星？”云天明痴痴呆呆地重复了一句。

“嗯，天明，你记得那一天吗？那天我们就站在这里等程心他们，看着他们的飞船进入了蓝星的轨道。你笑得就跟个孩子似的，不住地拉着我，跟我说你要给程心怎样一个惊喜，要和她一起进入那个连你自己都没去过神奇小宇宙……可是突然，死线扩散了，天昏地暗，没有太阳也没有星星。等搞明白这一切之后，你呆呆地站在这里，一动也不动，没有眼泪也没有咆哮，就跟行尸走肉一样。那种彻底的绝望才让我明白，你当时爱程心有多深。”

“……我记得。”云天明喃喃地说，神情却依旧恍惚。

“整整三个昼夜，你不吃不喝，几乎也没有闭上过眼睛。我不断跟你说，他们没有死，只是按照相对论效应生活在另一个时间里了，也许有一天你们还会再见面的。但你都好像没听见一样。第三天晚上，你终于哭了，先是默默流泪，然后是啜泣，最后是号啕大哭。后来我……不知怎么，抱住了你。你也把头埋在我怀里，然后我听到你对我说：‘这颗星星上只有我们了！只有我们了！’然后，你记得我对你说什么了吗？”

“你说：‘以后，你就是我的亚当，我就是你的夏娃。’”云天明闭上眼睛，回忆说。

“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跟你说这些。”艾 AA 咬了下嘴唇，脸上飞起一片红晕，“反正……那天你要了我，我也要了你，我们还没有从绝望中走出来，但是那天我们……放下了一切，我们……真的很快乐。第二天，你对我说：‘以后，这就是我们的星星了。’你还记得吗？”

云天明的脸上不知不觉地浮现出一丝微笑，“嗯，我记得。”

“那你说，这是不是最真实的？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呢？”艾 AA 问。

她鼓励地笑了一下，向云天明走近了一步，这次他没有闪开。她拉起

云天明的手,将自己投入他怀中,聆听着他的心跳。云天明迷茫地看着她,任她拥抱着自己,眼神变得温柔了。她轻轻吻着他的面颊,终于她的吻有了回应,云天明犹豫地抱住了她,回吻着她,而她报之以更加热烈的拥吻……

于是,他们又融为了一体。

雨早已停了,蓝草在晚风中摇摆,傍晚的阳光穿透了云层,洒在蔚蓝色的山丘上,镶上了一道明丽的金边。地球上绝不可能见到的一幕出现了:一片片蓝色的树林和灌木在夕阳下活动起来,舒展筋骨,将千万片叶子转向落日的方向,汲取着阳光的能量,有时还为争夺一点阳光而枝叶交错,小小地打起架来,发出轻轻的摩擦声。一种像蜻蜓一样的两栖昆虫从湖水中飞起,在空中舞蹈,张开四片透明的薄翼吸收蓝草释放的养分,并发出尖细的求偶鸣叫。当异性被这叫声吸引后,就会发声应答,然后两两成对地跳着复杂的交配之舞,进行繁衍生命的神圣程序……这些窸窣窸窣的声音会聚起来,构成了蓝星上独特的生命大合唱。

在这个新生的黑域的中心,世界和生命似乎一切如常。只是多了两个来自他乡的孤独者,他们紧紧拥抱着在一起,并将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不过那也没什么关系,对于这个存在了亿万年、并将存在几十亿年的星球来说,这两个人将在一瞬间后消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如同湖水上泛过的涟漪。

“但是对于我来说,”激情过后,云天明望着落日,轻轻地说,“这个世界本身却好像一场梦幻。AA,不要怪我刚才的失态。即使是现在,我也一直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已经离开了梦境。我已经不知道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这一切,曾经好像……永无止境。”

艾 AA 正出神地听着,云天明却忽然问道:“AA,你今年多少岁了?”

“记不清了,四百多岁吧。”艾 AA 随口说。

“除掉冬眠的那些年呢?”